



09972

黃石齋先生集卷六

明黃道周著

議論多而成功少畢竟何以反之對

洪思曰子天啟間  
爲庶常時所作

一衆志而勝天下其唯權乎權扶衆而出之以王則王以霸則霸  
權扶獨而出之以治則治以亂則亂聖人唯不敢以權而趣亂故  
不敢以一人勝天下不敢以一人勝天下故常懸未成之功以參  
已成之議今日議多而功少則必左議而競功功不可成而議不  
可少則勢必以權勝天下夫主相之權何所不勝必絀天下之議  
以成一時之功則督責之福必自此始矣三代之後二秦崛起則  
皆霸主也其并諸國滅羌苻橫吞天下掩軼周晉方其成之皆有  
噴室之謀永巷之議朝進而暮設及其敗也天下卷舌稽首以奉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卷五十三

一

一是故議論者聖人所以集功不敢以主相撓天下之器也主相  
擇言則天下多功主相攷言則天下多成擇言不精故言不程則  
退盜竇而行盜聲故議論之多不成非議論之過而熒聽於議論  
者之過也且夫天下固未有議論也漢殆於外戚而時不敢訾外  
戚晉殆於羌戎而時不敢徒羌戎唐殆於閹豎而時不敢議閹豎  
江統向蕢之說初聞之則皆卻走也故議論之少則至於宋而極  
矣商鞅主父衛巫之術則皆已立之矣欲棄地則棄地欲開邊則  
開邊欲變法則莫之敢因欲和戎則莫之敢戰主相之權亦不爲  
不勝也然而一倖不成百議皆廢故前宋之敗非好議之敗而好  
功之敗後宋之敗非媚功之敗而惡議之敗也古之聖人議法長  
世其意皆欲與世守之而其勢久不得不變變之而不失其意則  
其道皆可以百世無事故懸百世之功以待一時之議不閉後之

聖賢以通變可久者古先王之意也輕百世之議以邀一時之功人自爲聖賢以角於先王則非先王之意也夫先王而必掃衆議以自爲功則先王之權已足尊於天下將謂權之未足故又歛曲以合古之人今日古之人不達於議論功成而不變則創爲一說以變之又曰今之人好爲議論多變而無成則必督責以要其成則是皆過也是皆以其權爲足以勝於天下外若達於時論而內實躁於功名夫功名所歸各視其主不可以躁取也以文帝之寬仁託於黃老內撫尉佗外和匈奴棄痛哭流涕之談以載於宥一而功亦成以景帝之卞切參於申韓朝錯夕袁反初元惇大之風以飾於律令而功亦成以武帝之發皇大肆力於邊疆內空中國以外讐四夷廷策羣臣烽起雲蒸而功亦成以宣帝之綜覈罷邊疆而一意於郡縣奉法之吏寒凜氣栗而功亦成夫賈董汲鄭嚴董坤正氣集

樂蕭張之倫則非繼於議論也刀筆綿叢之制則非累世而守之也其主之所注而治効皆歸之爲相者聽言而擇人慎持其敗以匡主之所注議定功成而已不尸故天下之議不紛而必世之功可致也不量其主不度其功欲以一切之權厭勝天下功未必立而議且益起夫以盤庚之哲不敢以再誥而遷殷人以武丁之武不能以朝夕而拔鬼方天下之議論豈可以易絀必世之功名亦豈可以躁取哉必先王之典章鎮天下之議論唐虞之政績鎮一代之功名則其道必約天下之言以歸於三德六行約天下之事以歸於三考九載三德六行三考九載者天下豪傑喜功相耀之士所以搏心戢志俛首以就主相之治也然而成敗異邁奇衰間興或淹或起十年之中亦未保有不變者矣故曰天下無不弊之法不弊則不變變而復反於故則議不再競而功不更設周之

盛也其天子敕法於上其百辟順令於下綱舉而目張事簡而言清故其詩曰之綱之紀燕及朋友其稍衰也弊不可革而法不可變上下之間皆有懼心故其詩曰天命近止無棄爾成其又衰也言失而稽之故政失而求之刑故其詩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刑及其又衰人各爭功而正論始廢故其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道謀者非築室之處謂不謀室者無成室之事也有宋之禍知議而不知成知變而不知止功欲出於一人而議不欲公於後世故熙寧之變法元祐之復政非諸君子之過熙寧之變法而欲關天下之口元祐之復政而欲成一人之是是則諸君子之過也然則今日之論如何曰今日之論則猶未至於變法也成憲具在舉而行之弊則剔之壯則拯之奉議以歸天子奉功以歸先王扶衆出權以公於天下者宰相之事也過此以往則愚生未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三

或知也

兵制議

凡古今制治之方御亂之法莫過於明簡而已明則易知易知則整簡則易能易能則暇由今之法治今之兵雖使太公孫武爲之終日申禁頭若蓬葆而有所不整有所不暇古者天子六師不過七萬五千人管子首變周制合五鄉萬人而爲一軍國凡三軍不及周制七千五百人爲變法簡練之始以齊國之大豈不足三萬七千五百人而管子汰之不用管子以此三萬之卒仗天子威靈申以仁義雖方行天下可矣凡用兵之數因天因地不失其度苟失其度雖多速亂今一將所治動云數萬口舉尺籍如望鳧鳧不知其貫雖使戶兵二部自相攷核猶以洲島量鳧鳧爲容而已非質也管子之爲三軍始作內政以寄軍令使其軌里連鄉無有苛

慝月朔申憲少長相習其有孝弟文學膂力拳勇與諸不率者百不失一然猶自謂才德不及周公國制不及天子乃半天子六軍之制又裁其師僅得三萬以爲不如此其耳目不親心志不一不可得而使也今將帥之才不及管子鹽鐵之富不及東齊而常以淮陰王翦自喻江防外鎮動一二十萬一月需餉動二三十萬猶云不給今依古制鄉遂之外別爲六軍卒旅師軍五五相起不過五命以爲一軍此一卿五大夫者寧敢抗天子之命浚下傲上哉營制已定章物已別號令已申賞罰已察恩信已洽禮讓已得因而驅之因糧於敵兵法曰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意秭一石當吾二十石故曰役不再籍糧不三載取用於國因糧於敵而軍食可足也今以二十萬之衆坐食不動曰費二萬金前世因敵後世恃源不出一年而半壁之天下垂爲懸磬矣當唐會昌時河朔用兵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四

師行出境輒逍遙仰給度支或陰與賊通解一縣一柵自爲功展轉歲月李德裕乃請宣旨令王元達取邢州何宏敬取洺州王茂元取澤州劉沔彥佐取潞州不得以一柵一縣爲口實不移年而河北遂平今之兗濟漳衛自在也主客相持勝負未決何不責東平取兗濟興平取曹濮靖南取漳衛廣昌取溫懷東屯於臨清東阿西屯於滎陽成皋度其鞭腹以脩短疾徐各自爲制而促促刺刺以見女子蒙其雄桀乎四鎮更益二軍以爲後勁猶然畿甸之制因糧取用度二百萬以節度馭之暴師挫銳庶乎其免矣持十年之局爲不終年之計則非迂愚所敢知也

馭將議

凡古今馭將之道必曰謀略光武劉裕善用謀高祖曹操善用略所謂略者亦相窺卻因勢利導之耳自有四鎮以來興平之貫盈

於江左淮揚之間至比於王仙芝李昌言焚掠吞噬莫之敢問比爲許定國所殺無問識與不識撫掌稱歎以爲快談雖然與平已經制授列於藩鎮許定國卽梟雄猶之裨將耳裨將殺藩鎮先不請於天子後不歸於司敗既十數日中外疑揣而朝廷寘之不問意者朝廷心有許帥爲江淮攄憤借與平以勵三鎮使人人白盡也然是竅卻爲藩鎮向背國家安危之本不可不察也唐元和間恒冀連兵討王承宗不效欲息肩於蔡州白居易曰蔡州不討少陽則河北諸帥必請雪承宗章一再上議無不許則予奪一由鄰道恩信不出朝廷矣及昭義盧從史叛牙將烏重允有功敕使欲立爲畱後李絳曰從史雖蓄奸謀然已經制授重允一列校耳以承確一牒代之恐諸藩憤怒罪狀承確連表請命始爲改除則朝廷之威令去矣故恩信威令朝廷所藉以自強也朝廷以兵馬自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五

強雖歲費千萬猶有不足以謀略自強雖詔令數行賢於十萬之師今何不遣一重臣體察其事令許帥自引擅殺之罪令三鎮共暴興平之辜使淮濮之間知積惡者雖戮而不嫌使江淮之上知殃民者橫死而無卹亦使長河內外知朝廷之制四鎮操縱得宜不姑息於諸藩不媿阿以釀亂移其私鬪以赴公戰齊豫之衆猶或可鼓也會昌間盧龍軍亂殺節度史元忠推陳行泰爲畱後李德裕曰易帥之初衆懷觀望朝廷速遣使則軍情遂固若寘之數月不問必變矣旣而軍中果殺行泰又殺張絳寘久而後定是所寘不問者以爲彼急而吾故緩之以爲觀變則可以爲定亂則不可及劉從諫死劉稹欲自立李德裕毅然曰澤潞事體與河朔異河朔習亂已久故朝廷寘之度外今澤潞近處腹心素稱忠義朝廷不制以至跋扈奈何聽之於是遣重臣諭成德魏博共討澤潞

而澤潞以平今睢揚之情形雖殊於澤潞而東平靖南廣昌則皆有成德魏博之心使三鎮連章請討則許帥驚而不可復制使三鎮離合彼此疑揣則靖南不動東平必翩或淮濮三鎮自爲報復或鼓或罷或歌或哭則闕牆窺關者不可兩試牙孽間生反間易入朝廷之威令與中外之藩籬皆蕩然已矣今卽不遣重臣先行體察且頒尺一之詔責諸封疆大吏何裨將殺帥不蚤申明使罪有所歸惡有所棄受者不疑聞者足戒隨撤其兵馬以隸文臣爲江淮之間一洗腥穢於揚厲鎮靜未爲姑息也卽若許帥懼罪西投羌北投口或擁重城據防爲要三鎮姝姝一不敢問則無所怙三鎮者爲矣以三鎮之力不足以討許帥則亦不足以保江淮不足以保江淮而又欲以討許帥則徒以豺虎羣搏於春囿之內不討許帥而又欲樹典平則徒以巾幗聞於外不樹典平又不討許帥則徒以釜鬻之隔其鹽梅欲略罪興平而微寬許帥委磨勘於重臣發調停於明詔贖罪圖功雖淮諸將所共爲報復也假以需時行泰旣殲張絳又戮勃敵乘之吞噬四出寧復可制乎唐昭義之亂郭誼已梟劉稹朝廷問所處分者時廷議曰往諸道討逆所得州輒自予今邢降元達磁洛降敬宏先不處分令自爲語則難於可否矣乃先以給事中盧鈞爲帥田宏正爲三州雷後威令既下而三鎮無辭今之爲盧鈞者固已定矣而爲宏正者尙杌隉而未已異日三鎮卽有自請何以應之且使舊督新撫彼此覘視乍有得失則驂服分馳剛柔異轡故東鎮并力一意以復齊西鎮并力一意以復豫淮右淮左分畀文臣以護京帥之肩背大人長子統馭其間功罪去處一督師是視今裨將殺帥督師一不敢問則亦無用此督師者爲矣詩曰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彼築室于

道謀是用不潰于成故先以重臣申以明諭取其恩信威令以還朝廷誠愚迂之過計野人之鄙慮也

遼左足兵足餉議

關外之事議兵餉者五年於此矣卒所以棄關外者不在於兵餉則是兵餉之於關外末計也天下之道如刃然持前而制勝者人也持後而不敗者法也人法相制則前後不踣自屯壤以來而召募加餉東西靡爛無算極矣議者猶以餉卒不可減屯卒不可復其稍有意識者則曰簡練核實而已矣夫簡練核實者將以一當百千當萬則必有萬金之將百金之士魏卒齊騎未可驟得如必以一當一十當十則見在尺籍主客之數未可驟減主客不減則數百萬之餉終不可殺故曰屯者持後之至數不可以不察也方國初時遼東屯田蓋萬二千三百餘頃嘉靖而來稍益治至二萬

九千六百萬頃夥極矣萬厯歲計直隸三輔之內屯田尙四萬二千六百餘頃則自京輔而東榆關以西當不下二萬千八百頃以趙營平之法度之人二十畝者則自京輔東鎮四五萬頃之田足食二十萬人無疑也趙營平曰臣所將吏士牛馬月用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二斛芟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以人食一月二斛有七度之當將七萬餘人馬二萬餘疋也營平以是一月足當萬人一歲之食故曰臣度臨羌東至浩亶羗口故田及公田未墾者可二千頃以上畱精兵私從者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馬什二就草則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畝先以大司農所轉穀豫支萬人一歲食是萬人之田但二千頃一人之田但二十畝者米鹽芟藁牛馬之食具是矣今鎮東西屯田五萬頃

法得米二三百萬石兩撈之卒盛不過十八萬人而不給一月之食者何也謂人二十畝則人必不耕人耕二十畝則人必不戰耕力已出而仰餉不息則餉不可減而田又坐失故不得已齊民而科之二萬千八百頃之田僅得十一萬四千餘石者此惑於民田而不察營屯之數也夫屯田之非民田也屯食力而民出稅者也屯田之非墾田也屯食官而墾傭力者也墾田者三歲而取生視其力民田者口歲而取熟視其勢屯田者一歲而營三歲而復居息則易舉處險則不終死故少與其畝而不爲靳多與之以一歲之餉則三年可抵也今以兵食之田以爲民田起科而徵之田已歸於民則不復立於官已徵其稅則不得用其力急欲與兵則不得奪其民使百畝之田而出五丁則勢絀不可使百畝之稅而出不滿一石則仰餉者相傲此卽擁膏腴四五萬頃而不給一月之

食何怪乎古之治地者使人與餉皆與地相稱也故百里之國田九千井除三易之田五萬四千頃而出卒七千五百人大國五百里四萬五千井除三易之田二十七萬頃而出卒三萬七千五百人天子六師千里之田五十四萬頃米二百七十萬石而出卒七萬五千人此其大概也知數者必通其意而因爲之權制使其人不囓地而地不囓人故使天子從萬里之外視其田簿則廬舍器械麥藁鹽米一一可得也今之爲數者必多張其繫而少約其絳問其數則彼此相倚問其法則不知所緣起故兵餉之所廢興皆起於屯而高論者俱不之察也屯有五興屯有五廢其興之皆人與地稱其廢之皆人與地畸度要害而不多分畝則屯興不度要害而多分畝則屯廢得要害而止一軍則屯興不得要害而多則一軍則屯廢止一軍而人籍五百里之內則屯興止一軍而籍溢

五百里之外則屯廢人籍於五百里之內存爲著積去爲踐更則屯與存不著積去不踐更則屯廢踐更之罷不復徵折則屯與既踐更復徵折之則屯廢今之屯田動數萬頃而卒不當一巨室之入不足供浚葺塹堡之用者是不度要害不計人籍廢踐更而便徵折之過也不度要害不計人籍則其田濶於民舍食偷於浮土田濶於民舍食偷於浮土其勢弱則日以散強則日以亂便徵折而廢踐更則士皆買輕券而持空籍買輕券而持空籍則牛馬田具皆日以失不出數歲而屯田之區別皆盡矣故自有法以來而法不可食者是人不容法而以法食人之故也人食於法久益無法故法遂盡而不可復方英廟時海西口口亦數犯邊於時尚未有容兵歲餉不過一萬芻秣稱之王忠肅爲贊理十餘年因俗立法小大收贖使其民死得以葬鰥得以娶於是破敵斬首千級而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九

其兵餉不益多迨康陵時汪直開邊口遂破開元躡懿路靡蒲城於時兵餉亦不過萬李康惠治之益拓屯田千五百頃以其贏餘築城堡脩斥埃口亦用不口邊此二人者皆以一萬之餉治遼東八萬之兵則皆恃食於屯之故也雖復益以開中鹽課百二十萬然與薊鎮以西嘉峪以東八邊共之非遼鎮獨取之也今自遼未陷以前一萬之額倍至六十八萬者數十年矣而關內之餉益以不足關外之兵益以不治夫關內之餉出六十八萬則關外之餉必失六十八萬以關內之餉抵關外之屯而皆失六十八萬則是關內關外共失百三十萬也今關外已失而此六十八萬者又卒不可復則兵餉益多其數果安用哉凡治邊之道兵餉益多則奸利益衆奸利益衆則利歸於賊帥而害貽於君上故兵之貴整暇而餉之貴辨治也皆有其數非爲益多而已也知數者必知地之

屈曲人之鈍利人食地之多少地食人之肥瘠其陂池林薄窪仰  
衍阜步數長短人之勤惰能否情性形貌一一皆知之而後可因  
爲之制其大者以立國之政成軍之治足覆百世其小者乃以寡  
制衆以少食多因以祗害見奇而已故曰千里之地近三百里而  
待敵者敵十之三而勝之五百里之地百五十里而待敵者敵十  
之一而勝之兵坐五百里因地而食者一斛當二十鍾兵出千里  
因敵而食者十鍾而當百石此其人法相制而奇勝之末事也趙  
代中山皆數百里或百數十里以一面而當匈奴於時匈奴控弦  
亦號二十萬內無吳越之餉遠無齊楚之士每戰亦多得級以千  
萬數而卒相持三四百年者此其人與法則必有取之矣不得其  
人無取於法以千里之地養十萬之衆不出五六年非敗必亂矣  
豈得相持至三四百年之久乎今天下歲入不過四百萬新增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十

數頓至二百萬昌平以西嘉峪以東得其要害而後支解之得其  
要害則用以制人而人不知用以口人而人不疑今要害之事自  
宜遠以南右屯以西與口則不能耕奉口則力不及田亦可四五  
千頃當臨羌浩疊兩倍之數荒頓未久其力易舉可因時而舉之  
卽其勢不甚可舉則自東輔以至濟河負山控海淤田甚多江淮  
之商近至薊鎮無踰關之險抄鹵之害因以其便開屯淤中先臣  
徐貞明及今汪司農先後持疏可覆也卽其數不甚可覆而此京  
輔二萬千八百頃籍且未棄今試以營平之法量贖舊屯授人五  
十畝之地均其肥磽別其剛界二十畝以爲裏糧三十畝以爲值  
率器械七家之卒出於百里三歲而更此其田必不走其人必不  
折而入於游食驕養之內試以王制之法治七萬五千人之師分  
六要害各萬二千五百人人二十畝三十畝之積一歲之餘以私

其入天子不時犒賚捐數十萬以爲牛酒此其人必不走其田必  
不折而入於莊舍豪佃之內於是以前中之法致天下之商率於  
屯處計二畝而授一引萬人之屯五百頃而授二十五萬引以六  
屯之數收江淮鹽商之助絲縷粟米不出於疆此其利必不走其  
力必不折而出於馳販貿易之外於是以前空之法因其穰租以  
爲擊刺因牛以爲運因車以爲管因廬以爲舍因壘以爲城因溝  
以爲池因其數澤邱谷以爲馬圍因其桔槔以爲稍秣因險阻之  
數而制水土之害此其力必不走其利必不折而出於便逐水草  
寇攘奸賊之外於是以前司馬之法治之使其進退追逐不過百里  
敵來則沒其溝塹嚴壘而俟之敵過則度其必得伏要而取之六  
屯之援不六十里日中可至敵即萬騎可驟入而不可以驟出易  
進而難退故常以萬二千人而當十萬之師夫十人之杵百堵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十一

牆則盜賊不過者其志一而力具也以六七百里之鎮五十餘萬  
頃之田給七萬五千人之餉而備備不給則豈不疎哉今遼東西  
餉既不用內帑出入之餘未糜耗者尙百餘萬金以此賞士不患  
不足一旦當寧毅然罷天下召募之兵以關門東西委之漁陽子  
弟核勳衛戚畹之田使其先出以爲屯始旌江南力田之夫置關  
土之爵使墾地百畝與斬敵一級同例合秦人之甲首採漢法之  
武功以一注之邊場及今爲之量贖故地簡廉將敕能令度其要  
害次第而舉近不過一年遠不出三載而邊圉之制可以遂立也  
邊制已立然後優寵其職申久任之法屯田備兵可不更設大者  
司空兼司馬之職細者營度皆訓練之事百姓知守之卽爲戰屯  
之卽爲口猶將共之而獨持過半以奉一關猶且不已惴惴相視  
者其意亦以地不日長土不日息公田未墾者無所從出卽議屯

無庸耳然方國初及嘉靖定都時此四五萬頃者豈能攘民而取之哉且謂士旣已耕則不得職一意於戰則不得耕者此猶言鳥之飛則不得啄獸之走則不遑食者也夫其食啄者性也其舉翰而跂足者數數耳夫天下則固不蹙也邊上當屯之地固亦不乏也遠事勿道卽近數十年南關熟地口漢雜屯亦六七千頃而概以與敵卽往歲之事無故而棄涇池焚廬舍驅六七十萬之衆入而食地於中彼關外五百里二十七萬頃官民之田豈遂飛翼東遁者乎抑置脛而與民俱西耶不與民俱西則一萬之民入於內二萬頃之田必失於外不與口俱東則是二十七萬頃者吾猶得中取之也卽不得中取之吾猶得因而防壘而就其熟草四月草生一萬食餉之兵猶可省芟藁二百四十萬石也而當事者決棄之故主關外者嘗苦無兵而容關內者嘗苦多民我以田奉敵而

嘗恨糧少敵因糧於我而嘗恨田多此四者近事之無可奈何者也無可奈何而寘之兵不敢再增欲用遼而遼已殲欲用口而口反口則是坐斃矣天下固無有藹里坐斃之國也凡事之治必餉久而安之將亦可以不遷卒亦可以不更知死者與明知樂者與常今動以簡汰爲急營屯爲緩事稍有緒細則有迂儒塵飯之譏大則有闔瑾典亂之戒彼此相視使屯卒不可復兵卒不可汰轉輸如故而緩急雙絕驟而敵至解犢何刀問朝夕則以爲不暇不暇云者夫謂敵至而不暇不暇亦三四年矣又豈謂晚食者不買釜而晨炊哉屯制已定冗食已汰過此以往維稍益更幣脩京府之法以佐大司農之乏內帑可不悉發莊山可不悉鑿在官之糶可不悉縮派可不悉加爵可不悉嚮稅可不悉算罪可不悉贖而三輔灌輸十五可足若夫汰核之道但簡三四廉力之吏內爲職

方外爲將帥不坐高堂取酒自樂稍稍用意者二三十日便了之矣何足以難仁義節制之士乎

守覺華島機宜講

陸贄曰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濟否在人諒哉言也自昔國無不設之險而人乏常勝之謀古今持薄藩以墜其齒角者不可枚舉矣而猶櫻小險以謂大固危矣哉覺華島之戍自去歲而謀士多談之已發樓船蕩漾其間北望首山如仰飛鳥呼鳧呼鷗不得其項領而今且以爲奇創夫築長勝之寨不足以衛遼瀋滄河之岸不敵以保西平今壘關門之道招呼海鷁以斷四出之寇而謂必出於是者猶望水竇指海狗而逐馬也夫用兵之數不過闔闢因地之道變其險易我有所致敵則開戶而敵莫入故敵苦險多爲易以佚之敵苦闔多爲闢以喻之闔闢險易兩者更出故吳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三

圻奉橋以濟兀木之師仁軌築城而不設門闕彼豈敢謂是翫敵哉謂吾有所制於中爲千仞之谿則不削十尺之墜方昔鎮武未墜廣甯未沒塔河蓋州衆志未死□□□猶在於外不能因河爲壘扼必濟之要今吾已棄錦義捐大勝自吐五六百里唾咳去之而又必以遼邈波濤牽雙山而絕其道夫豈謂大凌之水必不足以達長岑之上錦州依巖三四百里皆無咫尺西關之徑哉抑謂虎兇万青果足以塞白塔而制其命耶夫荻灰暈月不俟一決塗城尼車則由蹠共越自晉唐以來鎔金而沃關門鍊鑠以截江口自爲要害扼吭憑阻者非甚愚人則未智士也虜允文與吳璘共保全蜀虜允文以謂必據德勝則仙人不孤吳璘以謂不守仙人關則德順無力二人所據皆踰蜀門二三百里之外大險而遠距之故倚尋丈之垣度垂縑之穴斷雷而支戶者二子之所大笑

也今亦曰不出關外則不可以守關然自甯遠以西中左以前焚如棄如不敢問者今踰年矣關外之籌旣不敢試之河西而後姑試之甯右不敢試之甯右而後姑試之覺華夫覺華望首關雖僅十數里然舟岸之間倍十里已半百里之勢今度彼過關山長巖之徒能越滄波持櫓而尾其後乎卽彼從松灰度甯西口口彼驟歷三道島上長年能吹銅律而知其去處乎卽彼出不利夷塹逸歸或千騎或數百騎跋涉之徒敢走赤足抗其轡乎又萬一我不利入離於土航披於江飛廉回祿於島上者有私乎夫島上之不可不備者二而決不謂其連遠道以邀鳴鏑之徑也島上南通登萊東引旅順歷落星碁出十三山不備覺華則隱隱滋生故昔者於其處以爲大鎮中屯之樞一以南閱支海一以東承諸慝譬之飛鳥以爲埃警必不謂其棲鷹隼之韓利夜飛而食也旅順登萊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十四

四五百里山東之毒已潰口卽窮愚不犯波濤以觀蓬瀛之洲而今者必爭之海上以爲奇致幸而無事則猿鶴沙蟲異類不涉不幸而有事則處處開瑕而示之罅皇甫規常云力求猛敵不如清平勤明孫吳未若奉法以今之時將爲汙濁以疇於上卒爲骫曲以逸於下卽稍稍振刷非常之功宜未可立也天下之禍如火與木皆發於所見而燼於所不見漢唐都於西北而割據終於東南晉宋都於東南而割據橫於西北卒其所以敗者亦不在於東南西北今竭天下之力獨服露家以從事於關門懸膽於鼻瞋視而莫之敢舐主敵情形已具見矣而猶且不察屏寸髮以爲价人大師如不可闕者則豈不窮哉爲今之計絕前屯之河斷山川之道明棄兩河以鬪其雄桀閉關自治修帝王之禮樂拔士拔卒爲天下節儉以歡會其意使天下聞者以爲聖明之錫利於弓矢使豚

魚知信飛鴉改音此策之至者然非聖賢不能用也其次因天下之銳悉三方之力乘廣甯之未墜西□之未絕甯右之未梗遼民之未散東西□之未協急成廣甯大師其內因發河橋鐵崖塹修理諸屯示不可勝之勢我不渡河彼必不敢爭我不輕動彼必不能勝然後以藥師居延之奇發子房鴻溝之智搗獠博虎而左右不知其次因天下之力蓄三方之銳進尺則尺進寸則寸約以數歲之內逼盡河西之地依山而設險因谿而爲塹屯五丈之原以觀其誰斃功不遽立禍亦不掇釋此二端持十餘萬之衆策數百萬之餽立移游之方發浮沉之策索之在側命之殺則不可得問之要宿則雖十百載而猶莫測使數年之外河西孽生□□勢合卽關門貔貅亦無以爲也何必起龍蛇於波濤之上哉語曰養男不畜毋湮我池養女不刺毋彎我箕禍莫大於勢重而外不可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五

特敗莫大於力分而內不可守故曰單豹養內虎在外晉平養外壘在內外內互持禍乃不支噫亦可憂矣愚之憂有甚於守覺華者故於守覺華者發之

四省加賦議

今天下已棄秦晉捐燕齊中原之地佯寘不問以俟其自復久而相忘勢終不復則齊楚中原接壤之處所在皆邊所備邊之費必復倍於曩時猶之宋人初備契丹次及西夏河北三鎮及延慶諸堡畜兵不過十餘萬餉百四五十萬其後東自河淮西自關蜀上下荆鄂駐兵百萬餉一二千萬然猶有關蜀徐廬諸將各自治兵不需閩浙之餉今自江淮而南斬鄂而東半需餉於閩浙者也江西臨袁粵西郴桂各自爲邊江南諸郡又在天子郊遂之內所出賦稅以供六師芻秣戎馬者獨兩浙閩粵耳以兩浙閩粵之力供

充豫江淮荆楚諸邊之餉京畿維正并出其中今水旱災祲逝久  
不害猶以八當十匱勉而可令一處災荒春秋不繼一年二年之  
內則鷺鶴沙鶴俱足爲難矣故天下四肢縣於四省四肢壞則心  
腹壞謂保護四省緩於畿輔者此徒癰於股脛不察脈絡者也爾  
絳之士動言浙福頗稱財藪然其處士紳多於編戶委鹽如沙餒  
魚不市驟爲增餉必四棄狂走括其埠頭關津每郡不能十數以  
百約之入三四十倍不能萬金而市梁舊額舉積其內矣益之以  
新勢不得倍而新舊皆困緩急揭竿三千之卒相持四五月兩萬  
之精立盡又安得百姓守關梁收其魚鹽乎且其溢地遐灘遷徙  
靡常脩築等事需之歲月雖使風日共守無一可恃稅額已定不  
可復減誰當向若而請蠲租者故海濱之魚鹽無以徵責漫土之  
畜畬無以定業雖管子爲海王膠鬲爲市師無以正其衡量也又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六

不已而講海島開屯之事則廣樂覺華其明驗矣浙之有金堂玉  
環福之有雞籠澹水墾之而不可種種之而不可穫糞力不足并  
種先耗狐鼠盜賊遞爲守業又不已而講開洋罷禁之事自溫台  
出者屆於日嘯時時防倭自泉漳出者屆於臺灣節節紅夷倭夷  
遞出以操平準屬有權豪構闕其間則馬銜起於舟中陽侯興於  
塘沼卒不幸如嘉靖末年之事雖竭東南之膏血以填尾閭亦豈  
可復塞乎故四省之不可不郵也郵浙而後有閩粵浙動則閩動  
閩動則兩粵俱動中流一匏割以爲舟又割以爲杯必無復舟杯  
者矣然則江上四鎮水師五營何以給之曰古之行師者糧糗芻  
藁遠不出圻遂之外四方侯甸各計車賦以爲年需軍中之市不  
及玉幣千里饋糧則仁人不爲也今南畿江右額糧尙千餘萬木  
折相權得六七百萬以當古者畿甸之賦不爲甚絀閩中土瘠以

當浙之半兩浙東西以當南畿之半畱其餘崖以爲退步而鑿削過淺則措足者皆盡矣故皇皇而憂仁義明主之事皇皇而憂財利商賈之行也有劉晏則必有程昉張平叔有趙開則必有呂惠卿王廣淵君子之言利不及小人而小人之計利不計君國誠使開洋屯海之說果行於福浙則福浙之市井無賴者皆化爲倭夷倭夷之屠膾無賴者皆行於上國雖朝廷捐數十萬之餉號呼長鬣以鞏其後亦無所復濟矣然則今設三省總督以行劉晏趙開之事皆無所濟乎曰濟矣朝廷之意固在於卹三省而不在於財賦也三省不設督則三省之隱貨皆洩於隱竇無以濟蒼生之急猝然害起無以應之三省設督則小民之隱害皆得以達於當宁無緩急之憂倉卒害起探囊而發三年之艾浙福兩粵猶垂踵而跂五指是則設督之意也其說在趙簡子使尹鐸也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十二

七

六等定罪議

比聞諸大僚集議陷賊者與從逆比例引唐宋六等定罪之說不知其欵例如何大要欲以奮激士氣爲雪恥之先聲然稽其情事微有不侔揆於理勢亦間未合何以明之唐人定罪在收復東京之後從逆諸臣皆在賊庭顯被禽獲如達奚珣陳希烈張均張瓘等身爲大臣連姻戚里旣汗僞命義無所逃今諸臣皆奔竄南還窮哀請命燕京未復聲息難稽註誤出入十恆三四其不一也宋人定罪亦黨籍解散之餘淑慝旣分大憝無赦如張邦昌王時雍輩視顏息萬無生理自顏博文而下不盡安置尙多矜全今幸無張邦昌王時雍之事如吳开莫儔輩擁藉口庭正復不少其餘瑣瑣皆顏博文而下者俛首抽身不足以膏斧鑕其不同二也至於南幸之議宋昌之白時中正統間倡之徐有貞皆爲當時高

識之所嗤鄙且如李綱所云鑾車不遠鹵騎窮追則將何以待之  
今先帝既力持正論身殉社稷亦似不必復重陳遂事矣在唐時  
李峴有言河北未平陷賊者多若盡誅求是堅其附賊之志也李  
勉亦言元惡未殄遭黜汗者半天下使其自歸無路是驅天下以  
資寇逆也今從賊降口者方狼嗥鴟張不可盡問二李之言得無  
可思昔鄧攸陷於石勒顧榮繫於陳敏皆拔身而自反論者猶憫  
其勤勞錄其故節今以陷賊之徒投畀遐方不齒鄉黨已爲過矣  
應詹語陶侃曰神州未靖四方多難宜務宏遠略雖休勿休至公  
至平至謙至順是語雖迂實爲篤論愚生亦謂今日誠宜整肅以  
立人紀寬宏以收人心賞必當善罰必當辜甯有濫賞勿有濫罰  
卽如明旨所云從容以俟三年之後飛鶚化音羣醜自屈祗濯汗  
梁嘉與維新未爲不可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七

論朝鮮不宜廢立其主檄

天啟三年之四月朝鮮李琮廢其主輝自立越五月尙未請命登  
萊邊帥得其平章所貽牒問於政府政府以國家典章聽其自爲  
聲教然而東道未清恐有乖同生其叵測乃使巡撫先爲檄以諭  
之其辭曰爾朝鮮冠履之國漸禮樂遵天憲不自畀於外方故能  
保世歷有多年昔爾康獻先王實攘有國王氏四主爾實薄之我  
太祖高皇帝以日月之明不照隱慝俾爾更化以順新治爾祖亦  
克自蓋不墜乃事故膺顯號聲施至今肆爾恭定而降十有三世  
咸紹明服或嗣或讓罔有專擅以干天討匪我寬容保爾亦爾自  
匪懈敬辟禍適以守土字也倭奴之亂爾實敗費以江北爲市又  
肆偷德以棄厥疆使髓血漬於馬頸顛首虧於船撐我神祖顯皇  
帝軫念元元哀爾不祀勞師轉餉爲爾祓腥穢奠俎豆瘳彼大兕

而後寧食卽爾自卯翼冒猛鷲亦會有此乎今皇帝英睿不世出  
沈毅類神祖靈御而祥雲見備德而神鳥至東西蠹夢未承德化  
者應指而滅猶且三年思至道蚤夜議大典不欲釋干羽以事各  
斯使諸將競績醫巫間之外亦謂彼蚊蚋嚼膚卽振臂麾之不逐  
殺爲快也爾冠帶禮義之國沐浴皇澤二百四十年於茲而敢自  
反側滅所立主自爲孛孽爾卽鳥獸荒蔽藪澤以爲我曷聞知然  
而天畏伊邇雷霆之於藪澤何礙乎日督師從島外來者云爾國  
魚潰屬諸同事者之所痛心旣得報牒遂云故主已廢新主已定  
廢者無請罪之辭立者無請封之典曲折不彰動止經怪豈我一  
二邊將覬爾內競欲借爲聲討收其功實歟抑爾諸大臣將蹈先  
康獻之蹟立一主廢一主旋立旋廢先爲奕棋而後屣敝之歟抑  
爾實包藏禍心將南崩角於倭北稽顙於口墜十五葉之名王隸  
乾坤正氣集

於口口歟抑方心覆愧與懼并謀之未審而悔之未及歟如我邊  
將權借聲勢以爾爲利則尺二之簡彰微闡幽於爾國故無拂也  
如有隱慝將効先康獻之蹟則爾李氏實自戕用剝落本支我則  
不問後母以我爲慟乎如必包藏禍心岫險自難者汝則自絕於  
人天卽殄爾亦何所忿憶之有先是平秀吉以一人口擅制倭命  
以六十州之衆夷爾宗社遷爾城郭我師一出曾不踰年而平壤  
復完秀吉走死是爾諸貴戚疏姓之所親見也今佟哈赤又以一  
人矯命一方無一吉之衆而踵秀吉之虐偶值國家陵寢典事少  
緩天誅而爾迷臣遂恣其昏心蔑我典章不復顧恤爾或有他罪  
獲譴於天爾先王憤心實使二口遞播告爾爾將自以爲兵嚮而  
尊上國之師樂墜宗祀覆十五王之澤以與口口駢死則亦唯爾  
國之願矣苟其不然大小悔禍禮故主贖新罪并擊叛逆候命贊

韞亦准爾貴戚疏姓所自圖之天朝容保爾二百四十年休郵無疆其有吹索癡垢浚恆於口則是我邊圉之過也如爾實自何校蔑有聞知則我曷敢泄泄厚毒於爾方今口口口樓船下瀨在東郡者已滿十萬雄師勁卒行坐騰海爾所暱知與爾旣相郵口有始末不忍輒移銳相禍而長鬣短矜者思得一試超騰無已天子卽方舞階遵太祖之意然亦欲二三侯服修明彝常奉赫赫明明之令不謂爾非吾土者得以傲然縱滅典章紊累朝之憲而乖天澤之義也得牒尙未敢奏輒冒昧相聞維平政善自審處

宏光元年六月敷告萬方檄

昔周室再遭狄難楚人尙寢問鼎之謀唐家三失長安天子終還乘輿之駕況於我明日月在天八百之歷未半暨於列祖聖神相繼四方之賀攸同自義軒以來發其輪華使函蓋餘黎破其腥穢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三

誠非漢唐之所得方尤非晉宋之所敢望者也毅宗烈皇帝戰勝廟堂伐謀樽俎優愛將士當容跋扈之軍軫念遐方屢止勤王之旆以致獍豺坐肆烽燧莫聞鼎湖之日天下悲慟女子試其烏號老倪遁於過密諸假形似以溷戾園藉聲影以下豎子者猶得下登民謀上熒天聽則帝睽之未衰人心之思漢亦已明矣我皇帝寬仁在宥惠澤方新舍已而用人虛心以御物方圖不疾以得大首之貞詎復投艱而應寶龜之兆改臣與政甫及期年垂翼于飛遂逾三日始則賊臣左良玉繆稱趙鞅欲清君側之姦旣則叛賊許定國修怨典平頓發御前之矢遂使猿鶴俱化狸虎共嘶曹陽露次岸壑俱有公卿蜀道間關進奉或無瓜果方今皇太后已至臨安隆佑之規不泯聖天子漸還廣德建炎之烈猶存而許定國所假口口口口南京左良玉所稱義師陰依碩鼠昔朱李叛於奉

天實維缺望劉苗拚於肘腋立倚社城豈有爲盛明之將帥甘□  
□以□□□在甸服之藩臣詎倒戈以憂君父是可忍也於女安  
乎夫晉陽之書叛賊僅遺禍於士荀蘇峻之望山頭未徵師於劉  
石今士荀逸賊而徙禍吾君□□稱師而坐傾宗社自史冊所載  
身爲不義神人共憤未有痛於今者也毅宗賓天已四百日海內  
寂然未有復仇之師今上出居又近一月叔伯衰如不誦無衣之  
賦誠恐范陽舞馬仰秣以笑儒紳李下緋纓載驅以呼因極也嗚  
呼八公草木近在鳳泗之間猛士風雲不出鍾山之下斷蛇遺跡  
愴乎猶聞其聲授矢餘靈允矣難忘斯恨吳越多君子顏行屬劍  
者何止三千地水有大人錫命師中者應從九二沐浴請討之後  
勿畏卻萊束牲載書之餘聊稱微管僕雖衰劣仰藉同心已召金  
衢陽烏豪傑之士得萬二千人更會洞庭彭蠡桓越之師可二萬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三

具檄敷告萬方

諭浙江江西兩廣諸路出師匡復檄

監國檄下浙江江西兩廣撫按郡縣軍民人等昔晉室中衰而安  
東之業起宋家不造而康王之祚興彼皆始於攘奪逆取順守而  
興復若此又況於明並日月功在億世魏煥之祚卜於無窮耆有  
元不道腥穢宇宙破金之日誅夷宗室靡有遺力我皇祖起而逐  
之使□□餘黎復還冠帶雖爲三五復業亦爲金遼據讐也□□  
□□□□□□□□□□金帛壑輸山積一旦□□□□□□□□  
□□□□□□□□其猛士謀臣亦皆中朝含垢負癥之人莽尾



我太祖功高於豐沛德邁於晉陽卜世方隆歷年未半徒以昇平  
日久將吏媮惰一二奸臣造孽召亂如左帥之清君側許將之戮  
大憝皆始有可原之情而卒釀多方之難非有八王之禍煽於金  
墉三相之昏涵於花石也自徽欽迄今五百一十二年雲雷始交  
正當中際以天時則數當再起以人事則道不借止卽使左許之  
偷能回心革面猶當與友邦兄弟祓濯其辜嘉與更始又况於崑  
蚩羣黎口口口口失足陷阱亦何責焉子計五省幅員尙六七千  
里識時達變之士更僕難量誠有洞於機權深明興復之義者予  
不憚身事之官爵土宇則亦太祖所遺予何敢自靳若在宗室之  
內有能破口口口口收陵寢復長安身先入京者予亦率羣臣  
百姓率先事之子於大寶豈有愛焉昔唐室天寶之難連陷二京  
李光弼郭子儀爲將亦二十七月始克收復奉天之難再奔梁州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

三

李晟馬燧爲將亦二十月始還京師廣明之難鄭畋李克用爲將  
亦三年始破賊巢復長安有志成事者豈以朝夕奏功哉定志於  
先則天下應之今燕京之陷二年矣南都則猶在晨夕之間也子  
自蒙難以來食不知味寢不帖席誠願與友邦兄弟晨夕討論共  
襄大業而間關道路不能自進誠得一日藉友邦之力共繫組珮  
上觀孝陵進禮寢廟退守藩服持杯酒以敘諸父兄弟克復之功  
豈不懋哉

安民檄

欽命招征直省便宜聯絡恢復南京少保兼太子太師吏部尙書  
兼兵部尙書武英殿大學士黃爲安民事文以止戈爲武治以戢  
亂爲先今天下有君生民有主聖天子中興與漢光武三同起於  
南陽一也爲高皇帝九世孫二也建元乙酉三也又天亶聰明四

方利病無不周知不飲酒喜讀書精於吏事動遵禮法下拜臣民  
求賢納諫真可近匹高光遠嬈湯武矣本閣部垂老書生不嫺軍  
旅但以神州陸沈蒼生塗炭高皇帝之宇宙不宜□□□□之區  
是以勉強欽命就此戎行所過之處不過上宣主德下達民情與  
縉紳耆老講明大義釋我高皇之功不忘列宗之德而已爾父兄  
子弟有奇謀異勇及草澤英雄有發憤投袂者本閣部皆願披襟  
以從亦皆得便宜拜爵題請而寵命之其蕩軼詿誤見擯鄉曲者  
本閣部亦願拂拭與之維新記曰還師祗席之上豈有他哉救民  
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本閣部提兵不多所過之處雞犬勿驚箠  
食壺漿不累吾民如有願舉義旗共復兩京□□□□者功成之  
後封賞陞授一一俱如詔書不敢有蔽其本閣部將士有擅擾居  
民隱蔽義舉者亦一一懲治俱如軍令爲此曉諭直省咸使知聞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十三

酉

廣信安民檄

廣信山川苞圍風俗眞醇自古仁人義士所都已登三百年昇平  
之盛今天子建極南服此卽三輔之邦而士紳惑訛言播遷林莽  
甚不察也昨者徽州有事今漸已克復是月十有四日本閣部發  
師□□爾民可盡還安宅勿使鷓鴣四野哀聲本閣部上體明主  
之仁下愛蒼生之命未嘗妄鞭一人輕撻一士止爲□□□□不  
可不口若有他虞卽本閣部之過決不敢苟偷朝夕以誤蒼生如  
有將士不戒誤傷草木以及無知者悉來教諭以誌後患爲此曉  
諭示衆通知

諭諸監紀總兵

諭監紀諸將今諸部兵想已收合決不可自生瑕釁恐誤事也兵  
少而分將卒不和則奸人中之不可以憤懣疑貳自掇輔車也今

鄭兵一千方機七八百已至馬鈴嶺陳雄飛二股必不敢過休甯便可合攻婺源迫河而陣挑口出中流以銳弩石呼噪潰之此泚水之功也居民最須得其死力豈有行師使居民順口而能成功者今傳口又有二百騎入婺源以口口口此來適其所求昔耿弇攻祝阿以致張步之師擊臨淄以收西安之捷故三日而平諸若一舉而得二城今此海口去婺源四十里聲息阻遠徒爲奸細所誑不得真實進無寸功退有賈餉此敗道也卽不能取婺源宜徑出休甯舍堅城東去彼必來追邀之可覆也此奇策非諸將所能但可合衆逼圍口其東道使口自走以貽鄭兵或邀其未乘則諸將能之耳耿弇傳不可不讀也

諭洪總兵

見來書知麾下毀家爲國資力已竭而鼓舞不衰真快才也桑梓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五

已陷遼樹無枝勿謂朝廷卽爲身家何能居忍前月一戰爲延甯懦卒所壞幸諸董僂力不至大潰猶可小慰晤諸董君爲致意不忘鉅功也聞口以四百騎焚江灣再入婺城此皆風聞奸細之語然用兵須敵是求今有步三千與鄉勇合不爲少矣岳武穆生平以步破馬口口口口婺源四十里聲息不真徒爲奸細所中耳

諭

城守各有責任不須舍招征之業分城池之責也度饒寇之來樂平初爲報復今已勅陳學鵬同林蓀三四百人應之撫臺尙有五百家丁足斷戈鋌之道吾纒疏復徽勢不可中輟二糧官可收拾中軍與監紀前來勿遲也童家坊鄭家坊山厓俱已削斷取道甚難今覓從十五都過德興使樂平諸口聞之自散亦一奇也德興去婺源尙百二十里約十五都至婺源迂道須三四日幸與元卿

作速商之

論兩營副總

諭兩營署總兵應天祥出師先要照顧百姓須得百姓心力然後可以克敵又須大家商量和氣不可獨力獨行吾兵不多而分爲諸處前後不相顧何以克敵昨所擒獲姜美光已爲題敘看早晚奉旨余勳李芬都已敘了婺源城小而堅非其鄉人必不能破合六營圍之缺其一面先路要之可以盡口也如不能前今有鄭兵二千先去休寧爾其舍旃同諸將得□□□徽州所謂昆陽小而堅宛城大而脆舍堅攻瑕亦兵法也若同黃奇壽李英坐守海口此無益耳路遠則信不真倚人則已無力不出半月情露勢絀雖欲出半步豈可得乎亦當與衆監紀三五將合謀之陳雄飛王鼎賴履葵皆在何許亦可大聲疾呼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三

本治論

洪思曰天啟初子爲庶常時作時政在閣寺王道墜矣禮樂不講知天下之將亂

爲治而不明王道述禮樂以視天下其猶社歟社者蓬躡而食樗椹而去乾餼糞詆以爲情實故天下者非沿俗之所能治也沿俗之治循衣而坐大問車馬小察雞豕有或啟口序先王之道則必以爲朽慙決笑而去夫先王者而皆草野耳食不試之士則爲決矣宜爾先王亦嘗坐明堂立表懸象垂則百世獨以其言爲過者何也古昔聖賢結設話告勳必曰天天者聖賢所以明人示有尊也人君之尊於人無上以爲無上之尊可立象不可以施化故爲之天地社稷日月山川四時之祀以致其齊邀引其卷曲又擽勝社之嗣簡碩德之彥體近意匹以爲之賓爲之師言立人者承天則夫婦兄弟朋友之倫未均廢也詩首夫婦春秋首兄弟書首君

臣其意亦自朋友取也唐虞之稱具臣曰鄰曰股肱殷周之稱其臣曰友邦曰甥舅伯父叔父以爲天子者尊不絕上貴不絕下尊絕上則奸桀生心貴絕下則忠讜不効故爲天子者有一德之朋有壽人之朋有燕及之朋天子見一德之朋差軒而授几伸玉於俯紉玉於仰言論壘壘先引而後竟見壽人之朋侑飲而導舉劔首直與絢屨不齧言論加煦後大而先細見燕及之朋離門而御鐘鼓北房而進琴瑟脩職陳藝油油而退凱凱終日天子有此三朋者而後見人所祇受於天有其等級有其德慧有長不敢傲寸不敢肆而後知人所立體於山川耀精於水火參差相式光景相避而後其體肅其性理言動以時和敬以立而後以爲禮樂以郊祀天地及其宗廟山川秩農祥蠶室之作辨朝聘會同之事臨辟雍隲詩書旌賢黜奸章內別外而後淫聲不蕩炫舞不飾器物有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七

度章采有制而後農守其畔士安其業內外邪僞上皆知之上訊不煩而下白其式夫如是而後先王之道備舉矣先王之道不舉而謂天子無朋禮樂世廢舉之則爲訟數者此大誣民不可不別也故夫婦兄弟朋友此三者之倫自天子博不自天子薄也天子之動必敬天敬天而後敬人敬人而後可阜萬民而致百神故言朋友之倫於天子而絕者猶挈瓢之民傲帝以爲無涉者也君臣之倫通於絕域朋友之道喻於極貫火土於天其勢太孤以宥天下謂之大有大有初九畜生無交六五有交上祐於天故友者佑也畜者孝也兩者道之至大者也雲興於中而山畜之本天之氣而以奉天謂之大孝天爲至剛昧晦其精借日麗暉爲之大有故大有者明堂之義大畜者封禪之道也古者天子封禪必在介丘之下所以明天之所封崑嶷無增也故就壇以示卑夫有聖賢之

德在位於下，絜冕不益，貴徒跣不加賤。則天子齒遇焉，藉茅而承之，是石間鄧林所致其風雨也。天子必與聖賢競貴，則暴悖梟鷲者必與行業無與字天子競位。是以天地交閉，則沴厲遞作，彗孛雜見。

陵谷傾變，濁者反清，窪者反突，高者反下，直者反屈。故天子之稱臣妾天下，以爲大奉，則可以爲大取，則不可也。天子而敬天地禮日月，祇事宗廟，則必敬其夫婦。天子而事山川，柴望祭脩，告五禮六帛，奉五嶽四瀆，社稷鬼神，則必敬其朋友。子曰：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敢遺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故臣妾天下者，天下奉之以爲敬，非以爲傲也。古之士貴，故天子與貴；今之士賤，故天子與賤。貴不必人益賢，賤不必人益愚。物簡則與貴，物多則與賤。古者王后甚辨，屏宁甚設，陰德所治三妃九嬪二十七夫人，八十一尙御，凡百二十人。陽德所治公卿大夫士之數，如之倍長。

章坤正氣集卷五百十三

三

而三又倍而六，象天地之候，晝夜之策，繁數極矣。以故其晉接易周笑語，易洽情貌，通而施化，一邪窳不生，視聽不惑。今內外所治動數千人，冠帶之倫，日棄職事，朝夕過從，折百分之一，有終歲不得名狀，以故湫陰，沍於內，愆陽，曠於外，灌翳蒙叢，不可得而材也。不可得而材，則蠹生其中，蠹生其中，則醜竅而瘡。瘡音由，臭惡為瘡。天子於是謂是可賤者，簡眠而賤之，與不爲下，伏不爲起，獸豢而鳥視。其臣下又無有蹈古之志，拔身之能，其所事者，不過與輿臺刀筆同事。其所誦說，則自貂璫女史，老故佞兒，勝側理者，皆足以治之。自是而乞言齒胄，燕召坐論，游豫對問之禮，皆絕也。禮絕而後樂熄，樂熄而後王道不作，故鹿鳴之禮廢而鴛鴦之刺興，伐木之禮廢而蘋蘩之詩作，蓼蕭之禮廢而魚藻之刺興，湛露之禮廢而采芣之詩作，菁莪之禮廢而匏葉之刺興。此五詩者，皆所以刺禮樂

之不與恩澤之不降君臣之誼衰而朋友之道絕也聖人者灼其大原故要於和敬以爲禮樂之本見其夫婦以爲天地陰陽日月宗社見其臣友以爲五嶽四瀆鬼神山川剔擢內外涓貫而慎采以澄其耳目一其心意故蒼蔚之際清則好我之情浹好我之情浹則順信之助生順信之助生而禮樂可作王道可舉矣故爲治而不明王道著禮樂以治天下猶以手絜海岱而自爲立其徑率也

爲天下有序其條而貫之有數言之則以爲常言不言則購天下無言之者序何別曰遠近內外數何貫曰禮曰政曰刑曰兵兵者試於遠外以治邊陲而邊陲非兵所能治也凡天下之數舉近而御遠詳內而靖外邊陲不治責畿輔畿輔不治責宮府宮府不治責黼座黼座治而後宮府治宮府治而後畿輔治畿輔治而後邊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三十一

五

陲治此數者雖變天地不能易也今日邊陲不治天下言者宜釋宮府而談邊陲唯邊陲之言則聽不邊陲之言則罪嗚呼是豈嘗察於本計也哉古者天子以疆圉之事託牧伯徵發期會不越其疆大司馬致郊遂之衆車萃屬甲不及侯甸天子穆然執和鬯之柄公卿百辟舞羽總干不改其度故其君子不震小人不囂是非奸慝無由而作今一方有事則動天下而營之表裏相激主客互射狡黠樂動以爲朝夕故有五萬之師千里之役數年不決則反舌寄頸相靡於道矣夫火發於山藪之內百夫千指虞者以爲宜獵薪者以爲宜炭田者以爲宜灌盜發於廩室之下則門者不及肩行業作何字笥者不及鑰宵飲迨旦而後相愕也故禍患之生不在言者而在不言者邊陲之失非不言之禍而無本言之禍也故曰什耦而射豨首非虎也磔狗而譟儼鼓非鬼也使禍鏑之動而皆

集於羣言之設則于夫闕市無有覆國者矣三正以來七代二十五氏喪敗相起坐邊陲者十不得二總其巨較皆以宵小權奄構於內而後夷狄寇攘來於外官府先弊而後畿輔不理畿輔不理而後州郡攜志州郡攜志而後巖關重鎧不足恃故奸賊之來不於所甚較而於所甚諱也甚諱之始必始諱內諱內者賊在於內內宄不上聞久宿而潰於外潰於外而後諱外諱外者賊盛於外外攘不上聞驟至而噬於內天下有此兩諱者則肘足之地有萬里之蔽萬里之寇發肘足之際矣故人臣之事其君君之事於天皆前而自相名也自相名者以名已之無所諱可聲應而治之故呼干以爲之干呼戚以爲之戚聖人用之而皆有所不樂呼管以爲之管呼籥以爲之籥聖人樂之而皆有所不蕩自筵几枕簞箕帚畚梲之彙則亦維所自名也名有所從入彙有所從出弓矢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二

三

彙出管絃鎗劍之彙出刀筆戎馬之彙出狗彘易種之彙出鬻鬻咬骨之彙出讒刺夷狄寇攘之彙皆出於宵小權寺聖人以爲是皆不可諱不可諱則人皆知所防外而慎內故聖人之道貴審其所從出審其所從出則本道而末不害也兵之本出於刑刑之本出於政政之本出於禮紳冕而救鬪此世所謂鬪儒也而衷介之士能使人益鬪不能使人不鬪道出於衆競之路勝敗爭半者則聖人不由焉使聖人而舍堂陛守邊陲其道亦不過戰必勝守必固而已卽累世無百年之治禹高宗皆用之矣而天下不悟者人皆惑於標害而救於急博以爲千里之治不可以坐制也夫日月星辰山川之青其於人不知幾萬里之遠也就而救之絲窮鼓弊灰盡帚絕羣國人而哭之無濟者聖人坐明堂發言而善則皆去沴卻卽不爲卻亦不爲害聖人之坐此五步之內耳夫五步之內

豈闕於蒼青之末哉以爲根本所在精耀與宅故其行不馳速不疾今日邊陲事遠則宜言之堂陞事近則不宜言之邊陲事急則宜言之堂陞事緩則不宜言之信然則以爲堂陞之患細於邊陲邊陲之禍急於堂陞也是未爲本序也古之聖人日昃訪問以救已過瞽史鞀鐸不離左右其公孤百執補闕是思讓才而授任勞而處其精者存於呆愚其險阻易簡制服之數皆存於國邑故聖人之治常若不憂邊陲者而邊陲無覺則聖人所以治之有道也道者知物之所從出集近而馭遠外若甚絀內有餘故有道之人不怠鬪人有道之政不急鬪政有道之人參士以明醴之醕秣馬以芻靈之藁繫敵以縮鹽之紐有道之政輟一食而軍士宿飽折一券而匈奴解甲夫豈爲誕說哉齊莊公楚威王猶未及於中古也一戰之覆邊境薄削反而治內弔死問生哭大夫之廟立百姓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之社弛酒御肉三年而天下畏之霸者成喪者復夫差主父者天下之彊與也威立於絕漠厲馳於上國乃教羣臣曰內治之道吾既聞之矣其不足以包諸胡兼齊晉者勿告寡人也自是多勿告者宰誣李兌因以按臂探其內白起伍胥因以盪足取其外故夫耀火之蟬外眎取室之賊外謀多禁者奇喪惡聽者多餓今不知禍敗之所從出條貫之所組絡緩急輕重之所救濟但曰邊陲之事則言之非邊陲之事則勿言之是豈詳察於本計也哉聖人之量天下懸衡於斗以爲物數官府取萬畿輔取千邊陲取一焉詩書所稱成敗之源禮樂取千刑政取萬而兵取一焉一握之樹一畝之稻而皆有數死螟蟻蝨賊死之翁陽沍陰死之斥鹵沮枯死之稂莠宿莽死之雞豚播聚死之從此數死而獨輟食以論刈穫之盜競勝不解毛髮相掙不待疾風飄雨而豐本美陰已蒙然穢

矣故錮四達之聽禁密勿之告設一切以批衆說者必有甚諱隱  
慝生焉不可不察也

然則爲天下者慎無諱而已諱在內則賊在於內諱在外則賊在  
於外奸宄竊國必大局限而多舉諱大局限而多舉諱者佯爲恭  
慎以閉天下使天下以禍而易過世之寡識者既樂於自閉又以  
爲國慝所在重言爲好蓋自是賊滿而莫之敢告也古之天子簡  
處而壹治壹巷寢室達於日月應役之冊舉指可數若是其所露  
索者亦亶矣猶自以爲幽翳四聽而入視惴惴焉廷處而號衆若  
行窳尙之索其膏火也今楬陛之內盤泉桓淵動千百數能含雲  
霧致霜露者蹠足而是若是則有不測龍蛇雜興未可知矣而又  
重其扇鑄使千百人擁之一人獨閉而臥之猶自以爲安處故今  
之爲宅中者宜賢於古之爲宅中者也古之宅中者以一人治數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七

三

十人以爲不足又使數百人外視而正之今之宅中者以一人治  
千百人以爲有餘矣又益之以虎豹龍蛇之囿故古今之賢聖與  
其道術各相反也古之嚮者趣以明今之嚮者趣以幽古之植晷  
測以南今之植晷測以北夫非其道術之反則必有陰說而亂之  
者知其陰說而共與諱則是隱亂也知其隱亂終不可諱而且不  
得不諱之則是無術也古之爲術者規弦天地而始於日月日月  
者萬物之所相見也聖人之道欲使萬物皆見之故晝行而著日  
月夜行而著星辰窺牖而杓音杓太青俯水而鑒太晶包陽不見則  
其道必戰故聖人之相天地謂與之爲明不與之爲冥萬物之貴  
聖人亦與其明之不與其冥之也廣陰之下盤陸之底日月則亦  
間照焉積羽之西扶桑之東祥雲甘露則亦間被焉然而萬物不  
往者以爲彼此不相見則光耀靈霽與之俱失故聖人之賞民道

民而賞之其罰民道民而罰之故喜一人則曰天子喜也無曰誰喜者怒一人則曰天子怒之無曰誰怒者天子之喜怒賞罰見於天下則其不喜不怒不賞不罰者亦見於天下喜怒賞罰不見於天下則一人隱志天下皆意之賞一人則曰誰喜之也罰一人則曰誰怒之也夫一人之喜怒而天下以爲有代喜怒者則雖耀佩鑑鐫刀鋸戶據人之項徒足以走柄無顯說於天下故君子之爲法也亦使萬物各相見也萬物不各相見而日月常見萬物日月常見萬物故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萬物之怪皆出以示人則人皆知其祟不受其禍故聖人之爲鼎所以使物之祟出相示也魍魅魍魎雖甚魍魎其種類亦各相美好也出而人醜之雖甚鬼怪亦自以爲忤悅聖人以爲知此者可以治天下矣故其治物也以鼎治人也以鐘鼓治物者隱其情而見其形治人者隱其形而見其聲見其形則天下無遁情見其聲則天下無遁形聖人以爲知此而天下之數可義起矣今日見鬼物者必死量聲而度其形者不祥則是天下之物皆相與諱也天下之物皆相與諱則彊者橫口柔者閉齒喜怒賞罰明或竊之而目相視明或竊之而目相視則殆矣天下之殆皆始於有所諱而終於不可諱豎牛之禍孟季氏皆知也以爲告之則憂一子又不信於穆叔公子成之怒季兌氏知之也禍未發則不敢正已發而與其事則不得不爲賊故賊有發於慮禍討不討而皆爲賊者季氏季李兌氏也太宰嚭爭霸於晉勝之而不居不爲不智也李斯請罷阿房滅轉作戍邊不爲不忠也以閉其內賊而憂於外其過愈於賊故賊有發於據寵告不告而皆爲賊者宰嚭李斯是也章匡翟蔡衰衣雅冠唯隨中書子文子夏棲遲五侯之間大臣冤而不能白權幸侈而不能諫卒以

覆國身名俱喪故賊有發於保身過無過而皆爲賊者韋匡翟蔡  
子文子夏是也此數子者其初皆不甚罪也以其中有所諱始諱  
之而卒不可諱故不可諱者皆歸焉故鼎鐘鼓者聖人所別鬼神  
正告於天下也聖人爲鼎而因以爲斧鑕爲斧鑕而因以爲較枹  
爲較枹而因以爲金矢爲鐘鼓而因以爲鞀鐸爲鞀鐸而因以爲  
橋梁之木爲橋梁之木而因以爲方冊削牘凡此數者皆以其類  
愈廣而愈白凡以已自見於天下使天下共見之而已今日主希  
聲則臣見尊數問人則權不神猶曰登高則民散夜火則矢集此  
大昧慧不可爲天子道也爲天子者已鋼於是說不得所以道之  
其道莫如廣之使見所樂廣之使見所樂則其勢漸親外漸親外  
則其數多告而寡諱矣故古者之爲明堂皆在南郊之外日月之  
壇夾城之東西講射之地皆饒芹藻環水爲澤春秋雨露陵寢自  
步大狩之月不諱騎獵凡以抒慮明精宕爽悶鬱寫幽清之致與  
士君子百姓陶其日夕疑難多積則於通達古今博奧之士必有  
所取之矣必有所取之而後可與灼治亂之原證成敗之事吐日  
月之耀刊鬼魅之怪總中外之幾商素王九主之務也失此不圖  
彌陰抱陽暈生於外賊成於內禹鼎鐘鼓不能正告徒負紳帶而  
號虎兕龍蛇之澤以爲多諱不已殆哉仲尼曰聖人覩物而見情  
愚人見怪而諱名唯其諱名是以與怪爲鄰

原法論章凡三

洪思曰子爲庶常時作時政在關寺則  
刑上大夫憂天下將亂故救之以禮

法者準禮而立非依刑而成也先王爲禮以章教教成而禮立禮  
立而法乃察天下既不詳於禮而顯悖其法故爲刑以戒之故禮  
者所以爲法刑者所以爲戒戒之不可以爲法猶朽楊之止於腐

序犧象之卻於市肆也天下方治則其禮盛故其書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禮設而可法者顯致也天下將亂則其刑盛故其書曰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言不可法而戒之者不治也法則不可而戒之不治勢必舍禮而刑是取故道散於上刑重於下奸邪不戢而貪恣者日肆聖人有憂之以爲是不反於禮則終不可治故春秋者聖人之禮意非聖人之刑書也春秋之法首天次時次日月次君夫人首天之法以郊社之義與天子不郊則無以承天無以賞罰謂天子號令施奪於萬國無以封奠岳瀆制夷狄表一於天下故魯數卜郊春秋不是之以爲是非魯之法也魯郊則三桓歌雍書魯郊則無以誅季氏之旅歌雍書天王郊則魯可以不郊不書周天王郊則夷狄皆可以擅命秦楚齊晉皆可以犯大禮此兩者聖人之所以首天也次時之法以夏月令緯周

之政歲坐十二室與羣臣讀法四時不賔則診愚不作天子不順時布令則無以平章百姓無以聚民而違不若故災旱饑螽螽螟大雨雹雨雪震電晝晦春秋皆是之言是壞禮所致則法之所不治也此數者聖人所以次時也次日月之法以厲陽德慎陰德王者不厲陽德慎陰德則無以正屏展而去中外之賊故日月之食雖無過必鳴鼓協祉而救之謂過者天人之所共有天過而人救之猶君夫人之過不可以不諫也既有是三者之法以治天時日月則可以不治君夫人君夫人旣以此三者自治則可以不用法以更治天下故春秋之意以爲禮在則刑可不立刑立而法窮故春秋者無義戰則亦無義殺無義執亦無義放也春秋之中書其國殺之而不去其大夫者十五書其國殺其大夫不著其名者三書國人殺之而不去其大夫者四書其國殺之而不去其大夫公

子者六夫書其國不去其官則是皆不義殺也書國人殺之而猶不去其官則是僅可以殺也春秋之意以爲上行其禮樂則其事不敗事不敗則其卿大夫皆可勉於無過禮樂替於上忒睢生於下而後殛殺之猶不爲誥而戮其酗酒也故終春秋之法舉國殺之而棄其官者纓盈一人而已公子買不卒戍刺之春秋之變例也春秋之常法以放與內國不以放與外國甚外國之執而悲內國之刺故春秋者持春以與詩持秋以與書詩三百八篇不止言法其言法者瞻卬民勞老成典刑之義也書五十八篇篇皆言法其不言法者策命之類種德不犯之旨也是以聖人持春以與詩持秋以與書蹈禮舞樂以行於春秋之間郊社之禮脩則辟雍之詩作辟雍之詩作則士樂其辨人畏其法彊梁不犯而大辟二百之屬省矣月令之禮脩則農桑之業盛農桑之業盛則淫巧不生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美

盜賊不作民安其土而墨罰剝罰三千之屬省矣陰德陽德之禮脩則內政不出外政不入坤道宜而水暎時奸人絕源而荆罰五百宮罰三百之屬省矣行此三禮以宥五刑故天覆於上時行其間日月之用照臨其中有道者存無道者亡其有不類之人揖讓而送之郊圻之中猶負斧鑕而伏於魑魅之下也何必罷金却石厲聲愀色而聽臯陶之讞哉

故爲法者使後世之可法焉而已矣人性好上淫主易逞爲法而不爲之制則巧者以爲比戾者以爲例故先王之爲法以亂亂不以治治也亂亂而治治則多救而多死故先王之爲法各有所法之也法鷓虞者以爲雉狴法雉狴者以爲檣杌法檣杌者以爲虎兕至於虎兕而厲矣懸象之著似法者兩而先王不取焉網罟之與金火也離朱作罟犧氏則之以畋以漁金火相革軒轅則之以

爲時厯刑法之象不於是取者爲其重於罔下又從而鍛鑠之也故易之言法者六各有所法法火灼木之死而餘生也夫其中有餘生則火雖灼焉不焦其根末末枯者則灰燼及之矣賁之與旅解之與孚噬嗑之與豐此六者先王之所爲法也賁山下有火君子以無敢折獄何法法火之止於麓也野田之灌不及松柏小人荆荆不及君子旅火上於山君子以明慎而不畱獄何法法就燥者之易達也望之燎然則其田事將竟矣天下而有不竟之法則草木無所滋鳥獸無所託故此二者君子之所以折獄也解下陷而上動君子以赦過宥罪何法法震之散而爲雨也蟄而不震則萬物皆靡震而不雨則萬物皆死故博之故縱之此以爲威彼以爲恩中孚之議緩何法法火之有所窮也上不焚木下不焚谷疑虛於中則存之存之足以戒戒之足以信此二者君子之所以肆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三

胥也君子既明此四者然後以達苑枯之理解焚濡之道噬嗑成章而明刑敕法何法法電先見而雷乃出也電不見而雷乃出則物惴惴而不知避聖人之爲刑也不掩物於所不避不慢令而與之死豐日中而致刑何法法雷動而下自焚也雷動而下自焚是不有災胥則必有禍孽者矣君子之刑人也不使人問曰何以刑其殺人也不使人問曰何以殺魏懸上而下無語君人之可以致人則獨有是二者也故雷動於下而火明於上雷發於上而火明於下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書曰德威唯畏德明唯明言威人者之在於明人也無明明之法而樂赫赫之威五疵不除兩訖不行無百年必世之德而必以彊公室立主威爲名者是陽貨弗狃所以奪魯非執斯高所以滅秦機鬻於外賊生於中不可以不察也故聖人之爲法也不爲操人不爲縱人不爲絳縵不爲弦急不

爲衆輕不爲獨重廉以涓之平以居之義以將之正以致之使人易曉如此而已太公之誅華裔洪思曰裔當作裔狂裔華土也仲尼之誅正卯子

產之戮鄧析此三者非聖人之正法也其可法者聖人之殺人常

如人自殺之口多而不辨文深而不辭秦穆之釋孟明仲尼之恕

高克左氏之惜得臣此三者非聖不之正法也其可法者聖人之

宥人常如人自宥之締解不謝引領而已故聖人者爲刑以自制

爲法以自治書曰具嚴天威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言威人者

之在於自畏也自畏而後人畏之人畏之而後以殺人而人不憾

以生人而人樂死中孚之爲獄如魚之喻水也其過自知則其受

之不滯噬嗑之爲法如口噬毒也其道足以毒身則必不以毒人

故火有六法燼死而濡生濡生則不死法有六法與彼自生者不

以我生與彼自死者不以我死君子之爲法各致其哀敬而已不

輿地正氣集卷五百十二

三

致其哀敬而飾喜怒以自爲能法者人各快意而天下隨之有戾人起必來取法是使禱机虎兇師命而踞於市也

由是而觀下之所守則爲法上之所揆則爲道以道揆法其唯學

乎夫學者所以別邪正審治亂揆其緩急而爲之制也天下之治

有可急法者五有不可以急法者五非學則莫之揆察也世數沿

淖精爽不擢上下悶悶決刺無血不以法督之不復知痛此一急

法也外強內虛四旁多疑上下之際如附枯枝卽復悶悶以法創

之終無一理此不急法也國新易主天下屬覩驅葦棄籜更耳而

目不以法創之不復可作此一急法也立主未威逢言苦危驟樂

殺端如噉馬肝人未見德而獨見殺以法沸之非潰必爛此不急

法也上無威主下無察相衆人枚枚言如管灰或屯或開譬如當

吐以法湧之此一急法也既無威主又無察相權首眈眈爭爲梟

首湧乃大浸此不急法也注金於弩旁有狡黠我不捷發則彼先得此一急法也兩弩並注金瓦皆碎詎爭不暇旁者易得此不急法也雜此四者以征中詬勢無所通借權於中借之不美以法聳之此一急法也聳之不美借終不反飼狼以子去已何遠狗且爲虎乃借乃亂此不急法也此五者同法而異治同救而異法人皆知治之爲法而不知法之有不治邪氣搏於中而復以陰濟之則陽離而不合氣脫而不止矣故法之用嚴辟猶藥之引鍼毒也引鍼者避陰孤引毒者避陽虛爲法而不別邪正避孤虛而必快於一息之意卽守先王之法猶足以死矣鄭人之子患瘍不知其治也見俞跗之治者剝皮解肌決腦結筋遂厲刀匕按方而試之未引鍼而其子已死宋人之女患瘕扁氏爲制巴菽半實而愈後其母傷飽腹膨然加進焉立泄而斃夫其進之意則善按之方未失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三

也而一以殺其子一以戮其母夫豈其救之不急哉未嘗學之而以法爲試則適以趣鬼而人是費故醫者天下之至慎也醫有以毒而攻毒無以邪而攻邪以毒攻毒者治於外已治則去之如漢人之攻夷也夷則兩鬪而勢皆去以邪攻邪者治於內若後漢人之攻閹也閹則兩鬪而勢畸畱故爲法者之不可不學也所以審治亂別邪正揆緩急使下不失法而上不失道也天下之道陰進則莫不急陽殫則莫不緩在於陽候如蚓始蟠雖日督之不得急在於陰候如蟬始鳴雖日煦之不得緩夫鏗急之士手摘爰書口如鋸齒以爲必如是朝夕可治者豈其見灼哉候實迫之蝟鳴而不自知也自秦漢以來一急一紓陰陽雜治然當其秦時平人爲政莫不紓當其否生婦寺爲政傾邪因之莫不急紓急治更天下愁歎而偏見自喜者猶欲以晝辰蚩尤而黥椽黃帝嗚呼是亦不

思而已矣人亦有言見賢不用散金無動去邪不決刀鋸空缺夫使邊無良將庭有邪佞債帥塞於外奸緣植於內卽使商君煮鑊李悝吹火日烹刃數人於國家之威法亦豈有立哉徒長恣睢爲伺柄者弄喙而已方唐太宗時武功已成四表已服又借張蘊古盧祖尙以立法於後世不三十年而天下士夫駢首就死延州之敗元昊陷塞門三川宋不殛夏竦戮范雍委任韓狄元昊亦不敢肆由斯而談世無平亂罰無重輕得其人則明不得其人則榮察時則祥逆時則凶夫當於皇綱始張天下鼓翼喞然思奮不以時明禮樂飾政刑貽必用之人著不赦之令及於上下殫威肘足漸見乳虎在圃狝狗在門乃始憤栗社之覆發塗附之旨使循呬太阿者得以從旁靡厲其事是亦不思而已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之謂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卑

時政論

漢室之禍極於中涓及其卒也以藩鎮破中涓而天下大潰化爲戰國唐室之禍極於藩鎮及其卒也以中涓破藩鎮而中外交訐天子拱手歸於盜賊宋人削平藩鎮鈴束中涓藩鎮與中涓稍稍見異旋自敗去而卒稽首歸於口口強臣盜賊口口此三者天下之末流也而非其中涓中涓所會謂之蠱鬼人人腹中食其精魄而遺其軀廓歲月所浸臙腑先盡而後肢體隨之矣崇禎之初年天下未大潰天子焦心以憂寇賊凡五六戰不得其要害或言撫或言剿撫剿雙持撫者居勝而盜賊日盛不可復收天下羸羸非賊不侯凡天下介冑自總旗參遊而下衣蟒段者七萬餘員其二出於降隸各省織蟒段之軸多於布葛而中涓貴人與長干無賴者日磨牙握爪曰吾能殺賊今天子一日用我輩殺賊當大

快天子意故快意之事自天子庶人所壹由喪其性命也公卿大夫行快意之事則必有閭巷小民掩涕而啼於家閭巷小民行快意之事則必有公卿大夫掩涕而號於國自崇禎之中年禁旅與緹騎交織於道禁旅每出道中羈勒爲空所至安坐給差歸募空名頂冒見賊輒遁卽不遁賊亦喜得禁衛凡四五出飾凱歸所蔭弟姪爲金吾者無數金吾得受事坐司房月俸百二十金又米五六十石傲貴與公侯等而緹騎頭子日班執事者以千支爲號歲百二十人人各統十歲終四考凡得假印劫盜者人四功乃得入考一歲緹騎當四千八百功而輦轂之下草菅蒲葦皆盡矣各部日衙兩頭子皂禡立階下上顧如鶴諸燕雀無敢動者天子又日兩次從旗尉取劄子用廁紙半掌大書外事刺閨天子以知外事爲樂一日刺閨少謂不讀書西部請室縉紳恒百十人乙丙夜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二

聖

時出駕帖曳就西市剝衣帽裸體不得飲祭號拜故當崇禎時所爲禁旅緹騎操鈎准者快意極矣獨坐紅案黜者默悶林壑曰吾恨不得作若等事卽得作若等事一日無悔陰陽之事猶之旱潦也盛雪則夏霽盛霖則冬涸張奐欲盡殺諸羌皇甫義真曰羌亦一氣也所生種安可滅徒缺谷折無益耳袁紹欲盡誅諸常侍何太后曰其中亦固有善者安得誅元祐間欲盡錮諸姦而邢恕章惇之徒倒戈四出故陰陽之事天之所命君子觀其消長靜而治之不與爭勝則亦不與爭敗崇禎之十年四月召對翰林三十餘人天子虛心下問用人求財之道人各竭慮應聲就列項昭慷慨以擊張淄川楊機部吳若谷王芮黎合辭以討田大宰諸君子揚眉相顧以爲太平盛事子曰翰林之禍始於此矣蓋當是時天子已心薄翰林謂庶常不諱諸從庶常起者卒高貴與公卿等官寵

古士擇下吏以媚天子故淄川韓城先後入綸屏諸史官悉起自  
外吏飛語中諸舊學謂怨誹無用也而諸君子又快意以爲盛舉  
故快意之事上帝之所深靳也韓魏公斥任守忠呂正惠紳繼恩  
其膽智甚大而遺禍在元祐之後關東諸侯欲滅中官討董卓而  
卒爲曹氏嚙矢李訓鄭注其功卽成其害亦不減於中常侍又況  
於怒頤決眦眈眈逞心欲吞噬諸君子者乎枳棘之與蘭蕙皆草  
也蘭蕙冒霜雪死枝莖皆盡矣枳棘冒霜雪死其嘴甚利或用之  
以決疽決疽或生或死亦半以爲功故爲天子必明於陰陽消長  
之義動靜敬勝之故扶直而錯曲日入者不御故精明存於穀食  
而蠱氣不作南方有養蠱者聚百蟲使相噉餘其一毒崇奉之又  
妖約是踐殺人不盡則負約殺人盡則無可噉者勢必噉主無怪  
乎長樂馮老未嘗噉人而數噉其主盧杞之噉眞卿裴延齡之噉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十三

聖

陸贄雖不得肉其快意亦已至矣烏程之養韓城武陵青谿六七  
公者又各踐紉以噉人無艾嗚呼是豈可報主自老也乎宏光之  
初年宜改政而不改政然且三月而置殿衛四月而逐宰輔五月  
而誅諫官六七月而緹騎四出數人於朝卽使四夷賓服寇攘不  
驚白雉貢於庭銀甕出於山已有扶梓柱於玉門開天策於金櫃  
者矣豈獨藩鎮強臣盜賊口口之能爲亂也乎詩曰池之竭矣不  
云自頰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是之謂也

### 治天下必先立志論

洪思曰此庚午典試所示程蓋憂朝廷  
賢否混利義不分謹口邪說進於前

帥神靈以正天地非乾德而能之乎乾德以精精合於神謂之心  
精合於氣謂之志心宅平而無爲志領銳以有事故志者心旗也  
心旗不亂衆志乃治欲治天下不先立志吾知其不治矣程氏父

子儒之知治者也程珦曰治天下不先立志則無以任宰輔責賢者習俗讒口必進而搖先王之道程顥曰治天下不先立志則無以辨王霸正利義邪說異端得進而禦堯舜之域夫賢否利義兩者致治之大端也而主志不治更無以辨治者嗚呼此道不講於今五百年矣人臣無朝夕課効之說無以信朋友而達於君人主無朝夕課効之說無以信百姓而課其臣天下相視朝蠶而暮衣朝稼而暮餐小效立報則荆掌蹈足小報不效則頽然廢箸而止夫以天下之大神明相奉平居諛語此繇彼高一且值小利害而神色阻喪謂天下無復蚩蚩上事者此豈有志而爲之乎凡治天下必知天下之所以治與所不治與其治之所以變所以不變治具之治其變三年治法之治其變十年治氣之治其變百年治志之治蓋千億年未之有變也故功利者詩書所間談名實者聖人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聖

所不卻也然而志朝夕之功利必無百世之名實志百世之名實必無朝夕之功利禹稷共鯀共一橈樨夷夔靈景共一鐘簾而所志異尚魚龍鳥獸皆別其向夫魚龍鳥獸豈知禹稷之多功共鯀之不利夷夔之多名靈景之喪實循久近而別功次哉神靈所會各或喻之不自知也聖人之志本日而法天其上之以通於耀魄濯靈其中之以通於水火木石其下之以通於毛羽介鱗裹天下無一遺氣之物則裹天下無不領志之事燧員而灼艾管平而噴灰石陽而驅雪犀通而辟水硝樸而掣電磁頑而引金此數者豈有厚賞之誘其前嚴威之鞭其後哉氣之所在而志動焉志之所動而化出焉理有不及譬法有不及設研於毫末而應於千尺其所以然者何也日也日行於天空洞四周貫於心繫之中物質之端因其所受以爲銳光精氣盪之而蕃變萬出言仁者見以爲仁

言義者見以爲義言明者見以爲明言武者見以爲武言堯舜摠  
之得堯舜言禹湯照之得禹湯故曰者天地之所立志也天地神  
靈各有所立立於雨露天下以爲仁而日不獨舉仁立於霜霆天  
下以爲義而日不獨舉義立於水火天下以爲明而日不獨舉明  
立於風雷天下以爲武而日不獨舉武日者立於億世之上新於  
億世之下與天下億世正頑讒邪異之志者也天下之頑讒邪異  
雖億世不復可弭而聖人所立志不亂於頑讒邪異者炳億世而  
如故改志者聖人所別賢否剖義利稟於日光斷斷乎與天地億  
世正晝夜白黑之地也天下之志先正而後定先定而後動先動  
而後通未正而定之北行有餘陽南行有餘陰陽無以立德陰無  
以立刑未定而動之相薄有盪風相射有翬光風無以示草光無  
以示景未動而通之破鹵而出有餘燥決膚而出有餘濕濕有害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四

水燥有害火聖人之治觀志而得其先後也志先物者立志後物  
者奪志先氣者王志後氣者脫先立於所不奪而後物受其所奪  
先立於所不脫而後物繫其所脫彼於萬物之原始則各有取之  
也鷲物之搏不避氣而避心鬼物之行不避氣而避日從日而行  
者無不若之逢爭氣而治者有猛鷲之搏古之聖人綽領而治辨  
有不必聽色有不必察名有不必核跡有不必錄成不以欣敗不  
以驚廢與不改餐豕突不改音其所以如是者何也謂是天下之  
湫湫者皆氣也或散或搏或往或還或息或消或卑或驕或正或  
邪或堅或瑕皆氣也與天下爭氣而天下必不治以志召天下而  
天下已治矣黃帝氏之治也殺一龍戮一蟲而天下治烈山氏之  
治也折一草灼一龜而天下亦治史皇氏之治也解一繩結一繩  
而天下治尊盧氏之治也扉一屨跨一屨而天下亦治天下之書

夜白黑賢否邪正則固猶是也鳥獸草木金石水火有無知識與日出入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倒照則於彼正照則於此相從不已而謂上古之治不可復志志之不可復治者豈理也哉故謂上聖不作後王可法喜小速而惡迂闊此四者求治之大結也四結丞於中則必貶志而趣治貶志而趣治世不可治則必厲治而爭氣厲治爭氣則庸醫毒子皆素難於市而天下之食志者衆矣日之治天下之至治也著氣於中則日中之日起而食之心之治體體中之至治也著氣於中則心中之心起而食之方其未食之辛風不足辛酸雨不足酸方其食之景慶無所飾其祥雷霆無所効其彊方其未食之夏汗不以鹽冬液不以冰方其食之嬰兒無以貢其色成荆無以輸其力故治天下不如治志之難立天下亦不如立志之難也治志以立天下立志以治天下心中之心日中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十三

星

日纖芥不斷而烏兔羽翼弊於天下矣夫天下虛器盛日而出之若水鏡之相澹也動者以爲風閃者以爲霆潤者以爲雨濕者以爲露中間塵翳以爲鳥獸龍蛇寇攘夷狄精氣晃射則塵影立去夫以不徹之照疑雜起之形則是顧塵翳而隆曦馭之事也聖人之治天下患已之不志不患天下之不洽九潦不霽聖人不足以沉其未七旱不沛聖人不足以焚其鉏編戶之儒法孔慕顏再易寒暑而發夢灑然天地之選天子神聖之應帝王非有階級之限攻苦之耐也而敏鈍爾殊者一自以爲天子一自以爲聖神一自以爲帝王其氣大於其志則天下大於其身氣大於志則其志不足以動氣天下大於身則其身不足以動天下矣魏武侯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喜色吳起倚屏而歎歎者之聲未息而趙人拔其黃城楚人取其蒲棘失一黃城失一蒲棘未損於治也而滿志見

色先失色焉使臣下相顧不肯貢其志楚嚴王出而謀其臣其臣不逮退有憂色申臣斂衽而服服者之聲未息而麋人致其百濮陳人致其栗門得一百濮得一栗門未益於治也而憂色見志先得志焉使臣下相告不敢靳其力故志者精微之極而百王之選也虞帝曰子欲云云漢茂陵亦曰子欲云云其有欲同其所志於欲者不同伊摯曰子恥不若堯舜王荆舒亦曰子恥不若堯舜其有恥同其所志於恥者不同夫志之所從天下從之疾於風志之所棄天下棄之疾於灌自有天下以來衰旺相乘明主之餘明幽主之餘幽皆有靈爽不散於天下然而敢與帝王爭氣不敢與一人爭志者禹孟門武王共頭之事是也且自黃虞而上疏者之未疏侂者之未侂亦有鴻蒙精魄往來然而敢與天地爭氣不敢與聖賢爭志者權天之舞尾朱襄之鼓膝是也夫孟門之黃龍其頭

之彗星八士之拔牛匹夫之鋤木豈有曾呂之開其例桑孔之布其算韶注之引其端衛霍之修其貫而微志一動陰陽改色夏者遂以夏武者遂以武鐘者遂以鍾鼓者遂以鼓物務之開成豈俟其變倦哉故曰治志則天下治治天下則志不治與天下共立治而天下不治與天下共立志而天下治矣遽伯玉曰吾以不治治之仲尼曰氣志旣得施於四海今日尋尺則尋尺而已曰朝夕則朝夕而已良宰賢臣習俗讒口王霸利義異端邪說雜而量之相距之數非甚遠也日行於報德之維滄生於背陽之阿隱耀相親一曲未宣百步之外視之則以爲虹霓百步之內視之則以爲霧露虹霓之與霧露搏散異情澹采異文矣爲隱耀之故而使離朱無以察其形髡衍無以正其說尋尺朝夕之間以爲隱耀者多矣欲貌傳說而刻繇余呼桓文以對臯契使別其標本陳其是非合

天下啞然既起既從若晝夜黑白之自洽豈可得乎故天下皆形也天下之能動者皆氣也形不足治氣不足治立於不動以持其動者故動而不奪正而自洽鈞可以喻弋弋可以喻車車可以喻日日可以喻極至於極而無所不喻孟子曰引君當道志於仁而已推而前之亦曰引君法天至於日而已矣引而後之亦曰引君法日至於極而已極治則日治日治則志治志治則氣治氣治則形治不得於形勿求於氣可不得於氣勿求於志不可故程氏之言志又不如孟氏之備也

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論 壬戌會試

天意焉存曰生人治術焉存曰養生生者與天養者與君故天曰大父君曰保母此赤子所以戴親上靈所以瞻顧也昔者黃帝觀於地水而以命師地甯而水險簡阻相伏柔競互動以爲後世必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聖

有翫其百姓而尋干戈於下者是以聖人舍其毒而更命之容畜容畜者所以存其百姓而瀉毒於不用也故古今君臣之喻莫切於地水殷書曰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百姓地也君足也託足於地臨厠視崖凜若負刺孔子謂子夏曰汝知夫君乎子夏曰其猶魚也魚失水則死水失魚則猶爲水也孔子曰汝知之矣由是而觀足先存於地魚先存於水君先存於百姓古今以來不可易也後世有言爲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嘗觀易詩書春秋無言存百姓者其言惠言保言誘言佑言康又言誠和言胥訓告言清問下視無僅言存者存之爲言當爲末世恣心喪其所怙轍覆馬敝而後諦視於斷鞞腐樞之間嗚呼如是則已微矣傳曰爲百姓立君爲百姓非以爲君也故百姓存則與存百姓亡則與亡存百姓者所以自存也危矣哉貴爲天子無以自存乃僅絀於黔首之上以

爲旒綴古者聖人蔽其耳目以存想天之視聽知其道無過百姓者故曰天明視自我民明視又作爲璣衡以存察天之耳目知其道亦無過百姓故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亦有好雨星搖則民勞星少則民虛是以古之聖人觀於龍火以戒民事設爲雲鳥以定民官此四者皆能先民而存其道者也故民未駿發而天子先乘女紅未動而元后先桑災沴未行輝兆告端而天子先爲憂禳坐歎故聖人之所存皆百姓所不知而百姓之所存聖人已先行之不疑故百姓者聖人之臟腑非直聖人之爪髮也爪髮之効歲月臟腑之効見頃刻故聖人者不服無疾之藥而存已疾之方卻不死之方而存戒死之色故隱相之道不視其所行視其所存道行而見其僕則其家室屏寧可知矣入門而見穉子則其墳墓社里可知矣見人而察其色則其晝食夜處一一可知矣神醫者無隔

垣之視而有隔垣之照夫入其境見其百姓紆急動靜而其君之存危安否若拳帷而手珍之者非重扃之所能開也故古之占國者不占國而占社占君者不占君而占民非不敢斥言君國也君國之所存實在於民社十朋之龜而弗能違也是以里社照而夏民歸玉版逸而殷民出旃旒夢而周民生星雨隕而周民亡聖人皆不言其君之存亡而直以君寄於百姓之間故舜禹者天下之大烈也舜之爲民也耕則爲民鑿瀆獵則爲民表虎禹之爲民也履遺而不撥冠挂而不顧夫二聖人者豈不樂爲褰袖修收絃籥於百姓之上哉以爲己方與百姓共命又以爲其君而深敬其君之所存故爲君者存天而百姓以爲天爲臣者存君而百姓以爲君存君與天皆託於百姓而因以自存故春秋之書君道不存乎百姓則不書亦不存乎百姓則書之自不雨而雨不雩而雩鄰國

之災麥苗之傷此存乎百姓者也築臺於邱矢魚於棠如齊觀社甲午治兵此不存乎百姓者也存乎百姓而去之則與其去故大紀侯之去不存乎百姓而亡之則惡其亡故書曰郭亡是以存亡乎畱不係乎天命而係乎百姓不係乎百姓而係乎君百姓者傳曰君羣也羣百姓而統之若羣羊之治其亂羣也會子曰百姓雖賤君選吏則必與百姓共之夫選吏而存於百姓又安往不共百姓者哉故與百姓定賞者無不賞與百姓圖危者無不安與百姓圖亡者無不存齊桓公乞言於麥丘其老曰使君無得罪於百姓桓公愕然其老曰夫得罪於君可以左右侍御乘間謝也得罪於親可以姑姊妹兄弟頓足謝也得罪於百姓誰謝乎言百姓之刑等天於不可謝也楚靈之遁於乾谿虢公之出於大澤顧其左右有攜糗糧而至者曰爾知吾之將亡乎曰小人知之久矣夫爲君

而不知百姓之存卒使百姓知其君之亡而爲君者猶未知其所以亡亦危矣哉故百姓有時而賤於君君有時而賤於百姓取國者時取百姓而舍其君時舍國而取其百姓宋襄公伐鄆執鄆子而用之天下不服晉文伐原約三日而舍之諸侯以從楚伐蔡執蔡世子而用之諸侯以叛莊王屢釋鄭莖而諸侯率朝由是而觀鄆蔡之君賤於原莖之百姓且文莊者豈不知得原鄭而百姓安往哉以爲得百姓而原鄭有所不取也故曰三代以上其民同頑三代以下其民同良存之有不同故其報之者每反禹擁干而苗叛益舞籥而苗格太公揚戈而殷人逃周公按轡而市人悅故曰醕者猶醕酒者猶酒玉者猶玉血者猶血聖人謹存之而別其所從故聖人之存百姓若離氏之殉雷而巽氏之伏子也由斯而談爲君之道先存百姓今古以來未有易矣然而易詩書春秋未有

言存者何也曰帝其念哉汝則念之念者聖賢之所言存也然則三代而下其無要言乎曰有之鄒侯曰爲國在養民養民以致賢則國乃治矣朱熹曰治國在治民治民在治軍此二言者亦庶乎其要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論

洪思曰子爲庶  
常時所作也

才繇學也學爲聖人則得聖人不得聖人亦不失常世學爲王佐則得王佐不得王佐亦不失救世之士二者之才不同要以本人而參立於天地人之才不參於天地則天地空其機轉道學窮其朽鑷經綸不生而帝王之緒絕故才之由生必生於學學大而後識大識大而後力大識力既大而後志量可見則仲尼周公其選矣仲尼治百世之才追難兩際不欲自媿九人而猶悠然歸美於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辛

周公周公知五百而後必有起於吾土光大吾緒者故於易詩書禮樂春秋之道皆不深竟其說至仲尼而後暢之故仲尼周公二君子者天地之所歸材也凡天地之所歸材有推藏之百世而勃發於當時有鏗采於當時而成用於百世莫不有不寢不食仰思待旦以老其學極深研幾介石不日以老其識困苦拂鬱絕糧破谷多口悄憂之事以老其力故聖人之才非聖人則不能知也聖人之學之識之力以告於庸衆人若庸衆之號於天地也故仲尼之學存於禮樂其識在於易其生平所參贊手口拮据盡在於詩書春秋凡詩書春秋所經綸有可知不可知者各三焉虞書首天以禮而唱樂夏書首地以貢而唱征殷周首人以兵而唱刑此三者可知者也費之危魯秦之滅周七誓之雄長此三者不可知者也二南治內列國治外雅頌治中此三者可知者也二商之分入

於江漢雅頌之數卜於三十列國分野終於十三此三者又不可知者也霸王之軌八十年權臣之軌八十年夷狄之軌八十年此三者可知者也又二百四十年而秦乃興又二百四十年而漢乃廢又二百四十年而晉魏乃禪此三者不復可知者也聖人之經綸上下百世以其可知者整齊天地使天下後世賢而才者因其事而有所持循以其不可知者行於鬼神使天下後世不肖而才者畏其道而有所顧忌故聖人之經綸不可以才盡也聖人之才亦不可以經綸盡也其識力之微包舉萬世使庸衆人見之如涉滄莽而不知其底故聖人之學皆不可知也其可知者不過兩端曰別陰陽慎其始終而已陰陽已別而後消長之數清消長之數清而後否者可泰泰者不否終始知慎而後治亂之幾審治亂之幾審而後下無剝牀之懼上無迷復之凶故屯者聖人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五百十三

至

所經綸也屯始之盤桓屯終之泣血聖人之所以警戒天下經綸萬世也書之首禋祀詩之首房闈春秋之首臨御此三者聖人之所慎始也聖人以爲王者始出則必親其郊祀柴望精禋如是則天地之嶽瀆山川風雷霜露皆受其職矣王者始出則必敬其夫婦門屏之間百政以立如是則天地之氛沴不作雷雹震食不見矣王者始出則必日與士大夫居聲脩鞞鐸不離於側如是則天地之雨寒暘燠皆循其序矣書之終於悔過詩之終於尙舊春秋之終於災眚此三者聖人之所慎終也聖人以爲王者既出而兵革不息刑獄不清則必擇介臣拔彥聖受諫若流如是則子孫受慶矣王者既出而民多流亡居圉卒荒則必重老成用祖法後外先中如是則蹙國可復矣王者既出而盜賊不除蟲孽時有則必旌敢諫之臣開直言之路省日省歲如是則天地之道不窮矣聖

人以其才不過乎天地故常因天地之機杼以微加其經綸以  
天地之才不過乎人故又因天地之經綸以自成其機杼故才者  
聖人之所不居也而其學與識與力非聖人則莫之敢取也舍學  
與識舍識與力則聖人之才雖大不勝於小人士君子之才雖大  
不勝於婦寺夫以聖人士君子之才原本山川拔濯日月攘剔草  
木網繆經營或百十年無景慶之垂麟鳳之翔而婦寺小人直以  
一室一事閨閣之內而使陵谷易觀元黃改色沱戾孽妖同時並  
著者是聖人之才常不大於小人婦寺矣聖人不恃其才能與天  
地撥亂而恃其學能與天地保治不恃其學能與天地保治而恃  
其識能與天地審幾而恃其力能不變於有道不淫於邪世故易  
禮樂書詩春秋者聖人之所爲學也陰陽消長進退存亡者聖人  
之所爲識也治治而亂亂終終而始始聖人之所爲力也聖人有  
乾坤正氣集卷五百十三  
五

大小者乎

09972

